

闲思笔录

多愁善感的雨

■陈利民

自古以来，文人总是多愁善感，怎么办呢？寻求寄托，对酒当歌；宣泄排解，诗词歌赋。其中，以写“雨”表达文人多愁善感的诗词多如牛毛，数不胜数。

诗风雄奇豪放、想象丰富、语言流转自然的大诗人李白有《妾薄命》，曰：“雨落不上天，水覆难在收。君情与妾意，各自东西流。”诗人的“雨”是对陈皇后阿娇悲剧命运的写照，也是对帝王薄情的一番讽喻，最终他们“各自东西流”。

宋代词人李清照，号易安居士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才女。她的《如梦令》曰：“昨夜雨疏风骤。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，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”早年，词人与丈夫赵明诚恩爱有加，痴情缠绵，共论著品鉴，共吟精妙佳句，共事金石研究。夫卒之后，她随亡国颠沛，迁居异地，身世悲慨。她惜花、叹花，为花惜风恨雨，表现风雨葬花如葬美人，如葬自己逝去的青春。

宋代善攻诗书画的才子，“山谷道人”黄庭坚，是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。他的词与苏轼齐名，世称“苏黄”。他写的《念奴娇》曰：“断虹霁雨，净秋空，山染修眉新绿。桂影扶疏，谁便道，今夕清辉不足？”以画家的技法写词，以词人的目光作画，这是山谷道人的特长。因此，他的“雨”是一幅美好画面：雨后新晴，秋空如洗，彩虹挂天，青山如黛。

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《春夜喜雨》朗朗上口，家喻户晓。他的“雨”是美好的，美好在适时，和

风细雨，滋润万物，孕育着新的生命。

杜甫的一生仕途多舛、经济拮据，但他生活态度严谨，真诚乐观，充满了文人自尊自爱的道德自律，值得后人敬仰。

唐代温庭筠的《咸阳值雨》曰：“咸阳桥上雨如悬，万点空蒙隔钓船。还似洞庭春水色，晓云将入岳阳天。”据史料记载，诗人每入试，押官韵，八叉手而成八韵，故有“温八叉”之称。在诗歌史上，他与李商隐齐名，有“温李”之称。

此诗的用笔颇像国画中的晕染技法，淡墨抹出，一种烟雨霏霏的江南水乡之感。诗人虽仕途坎坷一生不得志，生活中却旷达洒脱、超凡脱俗。他抛弃了个人的悲欢离合和时事的兴废存亡，别具特色地写了在雨中徜徉，意度闲适，毫无愁眉苦眼之态。

唐代刘皂的《长门怨》曰：“雨滴长门秋夜长，愁心和雨到昭阳。泪痕不学君恩断，拭却千行更万行。”长门为汉宫名，是汉武帝时期陈皇后失宠后的独居之地。自此之后，“长门怨”在古典诗歌中常用以描写失宠妃嫔的哀怨之情，如司马相如的《长门赋》。诗人刘皂有意选择了一个秋雨之夜，通过环境描写，烘托人物内心活动。夜幕沉沉，雨滴淅沥，寒气逼人，长门宫的女子又将在寂寞凄凄中度过难眠之夜。此处仅仅是写“雨滴”吗？应该还有女子独守空房，哀伤致极的满面眼泪。诗人在怜惜女子的同时，自己的愁思也得以充分宣泄。

宋神宗元丰七年三月，豪放派诗人苏轼被任命

为汝州团练副使，赴任途中享用美食，畅游庐山，心境比较轻松，写了《浣溪沙》，曰：“细雨斜风作晓寒，淡烟疏柳眉晴难。入淮清洛渐漫漫。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苏轼的“雨”是斜风细雨，宛如一幅淡远的风景图：雨脚渐收，云烟飘渺，河滩杨柳，尽沐晴晖。这也是诗人滴居多年之后，喜悦心声最真实畅快的表达。

古代文人中把雨写得众望所归、令人信服的要算李商隐的《夜雨寄北》，他写道：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李商隐是一个政治诗人，也是一个爱情诗人。他政治抱负很大，热衷于官场，但偏偏生活在官场的夹缝里。他描写的这场秋雨显得很漫长，不然为何“涨秋池”？秋天的细雨要集成一池秋水，需要漫长又煎熬的等待，在这漫长的时间里，引发了诗人的孤独、寂寞和忧伤。

如今，这句经典的“巴山夜雨”，已成为一幅美妙永恒的中国山水画。

无论是唐代诗人王维、韦应物、王建、白居易、柳宗元等，还是宋代词人柳永、欧阳修、晏几道、秦观、周邦彦等，写雨的诗词屡见不鲜，不必一一赘述。总而言之，雨这种自然景象，对于诗人既是写作的参照物，又是感情的依托物，最终是审美意识的表达物。的确，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。昔日的秋雨与今日的秋雨完全一模一样，而光阴易逝，人生易老，我们面前的旅途一定是越走越短，应该珍惜当下。

诗词春秋

北居无界

■殷艳妮

当我闯入这暮色的结界
清脆的蛙声便涌了出来，给端坐于
苍山深处的院落，带来潮汐的起伏

而自然的颜色原本没有界限
雪的白，梦的蓝
顾自盛放的紫阳花，无尽之夏
接纳所有不速之客

一段老去的木头平放在地，掏空的凹槽
开出虹之玉，新鲜饱满的肉身
令腐朽的时光心生爱意

这小小的一隅——北居无界
它的高度，刚好可以承接星光
也可以俯瞰人间灯火
念动这白色的名字，像催生一句
法力无边的梵语：柔软我，苏醒我，抱紧我

还有什么不是不能原有的？
风的手指如此温柔，复原了大地
每一处细小的裂口

校园习作

大地“煎蛋”

西南大学附属小学四年级(5)班 李姝锦

重庆的夏天很特别，特别地热。

近40摄氏度的高温，把妈妈种的花草都晒枯了。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个电视节目，在新疆火焰山，人们光着脚踩在地上，比赛谁坚持得久，第一名居然站了十五秒。真是不可思议！重庆应该没有火焰山那么热吧？我一边想一边把鞋子脱了，伸出一只脚踩在地上，可还没站稳，就被烫得缩了回来。踩过地面的脚心火辣辣地疼。

这么高的地面温度，别说十五秒，五秒我都坚持不了。妈妈仔细地检查了我的脚，笑着说：“还好还好，没被煎熟。”

“妈妈，那鸡蛋会不会被煎熟呢？”我有些好奇地问。

“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啦。”妈妈很赞成我的想法。

下午两点左右，我和妈妈来到缙云广场，妈妈说这个时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。整个广场除了我们，空无一人。又热又空旷，的确是个做实验的好地方。我们先用湿纸巾把地面擦干净，然后在光滑的地砖上滴一点油，再用小铲子抹开，最后把鸡蛋打在上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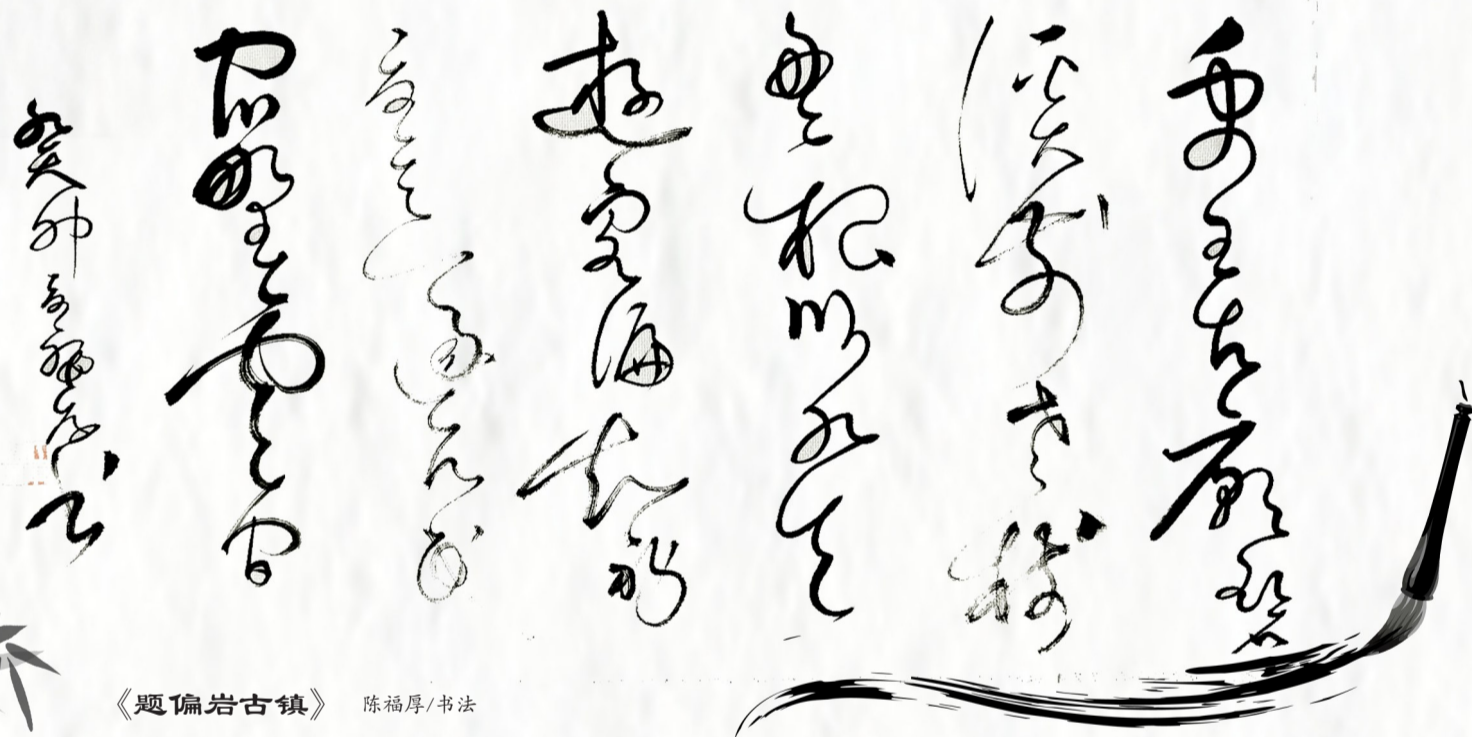
看着圆滚滚的蛋黄，透明的蛋清，我满怀期待地想：过不了几分钟就能得到一个香喷喷的煎蛋啦，凝固的蛋白中包着金色的蛋黄，像一个小太阳。

五分钟过去了，鸡蛋几乎没有变化；八分钟过去了，蛋清还是透明的；十分钟过去了，我被晒得头晕，觉得自己都要被大地的热气蒸熟了。我开始怀疑鸡蛋还会不会熟，妈妈说：“我们再坚持一下。”

于是，我和妈妈蹲在广场上，拿起铲子把蛋液摊得很薄很薄，薄得像糊在地上的一层膜。蛋黄和蛋清已经混在了一起，我们不时用铲子翻一翻。又过了十分钟，大概是因为鸡蛋里的水分全部蒸发了，鸡蛋熟了，但是因为摊得太薄，根本没办法完整地铲起来，几乎是用刮的。我的“小太阳”变成了一撮淡黄色的粉末，装在盘子里，有点像肉松。可是它毕竟熟了呀。

我凑近闻了闻，有一点煎蛋的香味。妈妈说：“快尝尝呗。”吃一口在嘴里，我对妈妈笑笑：“还不错嘛，有大地的味道。”

我们把煎好的蛋带回家给爸爸吃，可他死活都不愿意吃。



《题偏岩古镇》 陈福厚/书法

桐荫茶话

推开记忆的柴门

■张锦凯

周末，汽车一路飞驰，驶离城市，寻一处民宿，品味乡村田园生活。

民宿是一座精致的柴门小院，白墙青瓦，石子铺成的小径洒满阳光，几处花丛香气怡人，土灶烹佳肴，农家味，抚人心。柴门犬吠，小院鸡鸣，一碟素菜，一碗清粥，人间有味是清欢，惬意得很。恍然间，我推开虚掩的柴门，去轻叩心扉，一些事，一些人，温暖着岁月，温暖着记忆……

柴门，就是用树枝编扎的门，或者是用杂木条、小木棍捆绑而成的门。横着两根木棍，竖着几块木条，或者几块窄木板，用钉子钉钉，用绳子捆绑，就成了门。乡村里随手可得柳条、竹条、藤条，扎编在一起，也成了门。简陋、朴实、经用，柴门是这世上最柔软的一道门，它关不住小院的四季美景，却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。

柴门日久长，总有一幅田园美景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：一扇柴门，还有一条看门的老黄狗，夕阳余晖之下，静谧的小院古朴而厚重，一种诗意栖居的感觉。记得家乡的柴门两边，一般要砌上矮矮的土墙，形成一个院宅。土墙上除了放些小农具、杂物以外，也可以晒晒收获的农作物，摆几盆花。不过，柴门边、小矮墙前的那块空地，却是我小时候小伙伴玩耍的乐园，打弹珠、老鹰捉小鸡、丢手绢等童年游戏，充满纯真和情趣。尽兴了，或玩累了，就往矮墙上一坐，两条腿吊儿当地悬着，好不自在，好不快乐。

“欲扫柴门迎远客，青苔黄叶满贫家。”柴门寒舍，清贫之境，没有雕梁画栋，没有富裕的生活条件，只有木屋三间，只有粗茶淡

饭，但沧桑的岁月里永远流淌着爱。柴门简陋，从来是不设防的，左邻右舍端个饭碗，推门即入，一起话桑麻、拉家常。有时缺个农具，同村人在柴门前喊几声，若没人应答，便会推开虚掩的门，拿起农具就走，这大概就是柴门人家最淳朴的乡土民风吧。

远离了乡村，住进了楼房，生活的环境改变了，但柴门内的旧时光，或将成为一生的温暖。当代作家木心曾说：“无论蓬庐荆扉，都将因你的倚间而成为我的凯旋门。”倚柴门者，不止家人、爱人或朋友，更有自己，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诗意地凯旋而归。柴门回首，里面住着一颗明净、淡泊、悠远的心：“倚柴门外，临风听暮蝉”，悠闲自得；“最好暮秋溪上路，柴门月色向人新”，清新美丽；“野老篱前江岸柳，柴门不正逐江开”，村野之趣；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，犬吠人归，你是那个风雪夜归人吗？还是你在等待那个风雪夜归人？柴门，是要归的，归来之时温暖依旧。

社会在发展，生活在变迁，乡村的柴门悄悄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漂亮的铁门，涂着银灰色或大红色的油漆，气派庄严。如果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流落到村庄，面对紧闭的铁门和虚掩的柴门，他会叩开哪一扇呢？当我们把其他人阻挡在门外的時候，不经意间，我们自己也成了门外人。其实，我们心中应该有道朴实无华的柴门，一直静静地敞开着，为别人，也为自己。

或许我们只有在乡村民宿里品味柴门清欢，或许我们还能从古诗雅韵中阅读柴门往事。然而，我总觉得，推开记忆的柴门，敞开心扉去面对现实，总有一段岁月历久而弥新……